



▲ 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油画) 程丛林 中国美术馆藏

那个难忘的「夏夜」

徐里

◎经典回放

1977年高考是在冬天进行的,它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程丛林这幅《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表现的是1978年夏夜,学生们为参加高考积极夜读的盛况:简陋的教室里座无虚席,群情振奋,刚刚获得新生的学子们表现出对知识的热切渴望。整幅画面用色凝重单纯,在宏大、概括的构图中兼顾每个个体形象的塑造,充满厚重的时代感。

红色题材文艺创作承载着熠熠生辉的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当代文艺创作的一座无尽可能。许多红色题材经典美术作品,如《开国大典》《地道战》《狼牙山五壮士》《转战陕北》等,树立了红色题材文艺创作的典范标杆,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历史的生动内容。

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我不但实际参与了一些红色经典的重大主题性创作,也总会被一部部经典的美术作品所打动。油画《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就是其中之一。

从1966年夏季起,全国大学和中专先后停止招生,使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培养出现了一个断层。那时我也到了公社,每日除了劳作,就是干点自己喜欢的文艺宣传工作,比如出黑板报、画墙报等。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工作者一致要求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恢复文化考试。邓小平当即表示:今年就下决心从高中生直接招考,恢复文化考试。这对于我们这些下放到公社的青年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1977年高考从11月28日开始到12月25日结束,全国约570万名考生怀着求知的渴望走进考场,其中27.3万人被录取。这一年,一是我们在公社得到消息比较晚,另外也确实还需要把搁置的学业再恢复恢复,所以我没有报名。1978年夏,全国约有61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40.2万人。恢复高考,举国震动,它改变了整整一代甚至几代中国青年的命运。后来,我也顺利考上了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开启了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就是表现1978年夏夜,学生们挤在简陋的教室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的场景。这幅作品创作于2009年,作者程丛林。作品以写实的手法、现实主义的精神,描绘了数十位姿态各异、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几乎充满了整个画面,构图非常饱满;画面下部的空白和下部拥挤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人物群体向前的姿态则赋予画面以积极的动感,充分展示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对知识的渴望。

在艺术创作中,画面中每个形象的塑造背后都隐藏着作者对表现对象的深入观察和情感体验。这种个体化的图像叙事体现了画家在面对历史和事件时的观念及态度。

作为相似场景的经历者,我看着这件作品,自己仿佛置身画中,回到了那个时代,如此亲切。程丛林笔下这个令人感动的场景就是通过这样的形象塑造完成的。在造型上,年轻群体的蓬勃朝气和求知欲望通过细腻的笔触表现出来,同时也照顾到年龄和性格的差异,做到了朴实、自然、生动。在这个人物群体中,有几位年轻人如扒着窗棂探身的小伙子,面向观众正在沉思的女青年,抱臂抿嘴戴着眼镜的男青年,抽烟认真看书的男青年等,打破了画面一致向右的动势,起到了活跃画面的作用,既有点睛的意思,也更符合实际。

从色彩上看,这幅作品沉着平稳,以蓝、灰、黑、白等色彩构成,并无鲜艳的颜色,但却给人夺目的感觉。这要归功于画家巧妙运用了黑白的对比和色调的整体协调,使得画面厚重感十足,同时又不给人沉闷的感觉。整体而言,画面的色调偏冷,但画家利用几处红色,如画面右上角站立的穿红色汗衫的青年,左上角穿红色花纹衫探头听课的女青年以及多处穿白衣的青年等,调节了总体的气氛,使之不会单调。尽管在画面上并无多少“漂亮”的色彩,只有不多的几种颜色,但却给人鲜明的视觉效果,可谓以少胜多。

《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是同类创作中的优秀之作。在我印象当中,程丛林也至少画过两稿。这幅作品不仅深入地表现了那段历史,让人回想起那个火热的年代,而且也在艺术上突破了固有的模式,通过生动有力的群体形象和简单而沉厚的色彩,呈现出时代的特点和精神,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国泰民就安,一次全面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这是国家和党给予我们的关怀。在新征程上,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深感重任在肩,唯有接续奋斗!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汇集13家文博机构珍宝 走进叶恭绰的艺术人生

本报记者 赖睿

代交通事业和交通教育事业的先驱;也是博古好雅又具有家国情怀的鉴藏家,一生致力于文物的收藏与保护事业;他还是新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推动者,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代理馆长等职。

今年恰逢叶恭绰诞辰140周年,此次展览得到了中央文史研究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辽宁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苏州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无锡博物院、广州艺术博物院、何香凝美术馆、广州海幢寺等13家单位的支持,汇集了各馆、院藏的叶恭绰书画、信札、以及曾经鉴藏的文物近百件套。

1881年,叶恭绰出生在北京米市胡同祖父叶衍兰的寓邸。在叶家深厚的家学传统影响下,他4岁时即受启蒙开始读四书,五六岁即能作诗。展览的第一板块通过叶衍兰、叶恭绰的书画作品及相关文献,向观众展示叶恭绰深厚的家学修养及书画面貌,其中他与祖父叶衍兰合作的《清代学

者像传》《历代名人像传》,不但是美术史界重要的研究资料,更被学界称为研究清代文化史的必读之作。

叶恭绰一生辗转广东、江西、北京、上海、苏州和香港等地,每在一处均交游广泛。他交往的好友涵盖政治、交通、文化、鉴藏等多个领域,包括齐白石、陈师曾、何香凝、徐悲鸿、吴湖帆、张大千、黄般若、梅兰芳、朱启钤等诸多艺坛名家。展览的第二板块通过丰富的书画作品及信札文献,呈现叶恭绰与近现代美术界好友的艺术交游。在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中,在吴湖帆的《凤池精舍图》上,叶恭绰的题跋为观众讲述了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

叶恭绰一生收藏、鉴赏的古物包罗万象。展品中还包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杨维桢《张南轩〈城南杂咏〉》、吉林省博物馆收藏的张见眉《柳亭夜话》、苏州博物馆收藏的傅山、傅眉《甲申册》、广州艺术博物院收藏的陈士忠《竹图》等叶恭绰曾经鉴藏过的书画文物,以此展示叶恭绰的鉴藏理念以及保护文物的家国情怀。



▲ 兰花图(中国画) 叶恭绰 北京画院藏

1957年,北京中国画院正式成立,齐白石任名誉院长。而担任首任院长的,是晚清、民国以及新中国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文化名家——叶恭绰。日前,北京画院推出“纪念叶恭绰诞辰140周年:衣被天下谁识恩——叶恭绰的书画·交游·鉴藏”专题展,带领观众走近叶恭绰的画坛友朋、书画鉴藏和艺术人生。

“衣被天下,谁能识其恩,一朝功成去,飘然遗蜕存。”出自叶恭绰15岁时的诗作《茧》。少年的叶恭绰似乎就已预见了自己一生的轨迹。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叶恭绰是近

◎艺术走笔

画壁朝元

刘醒龙

有句话说得格外形象传神:在山西,值得深挖的除了煤矿之外,还有历史沉淀下来的壁画和彩塑。

只要到山西,任何时候都能在任一条高速公路或者国道、省道上,甚至县道、乡道上,遇见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型运煤卡车长龙。与声势浩大的前者相反,养在深闺的山西壁画,包括彩塑,即便是赫赫有名的,对多数人的认知来说,也是勉为其难。比如:芮城永乐宫殿内的《朝元图》被誉为元代壁画艺术典范,繁峙岩山寺的壁画被称为画在墙上的“清明上河图”,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佛座上的壁画为全国仅存的唐代寺观壁画,洪洞水神庙《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是全国唯一大型元代戏剧壁画,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入选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项目,晋祠圣母殿一大群彩塑堪称古代造型艺术佳品等。何况三晋大地上,自唐至清,异彩纷呈的寺观壁画达27259平方米,彩塑17000多尊,不是专业中人,纵然是借得一双慧眼,仍旧像是坐井观天,很难看透真容。

第一次见识山西壁画,是那一年同海峽两岸的一群作家到山西介休。在名叫后土庙的古刹里,几位工匠正在几处墙壁上忙碌,问起来,才知道对方全都来自敦煌,在那其貌不扬的外表下,个个都是修复壁画的顶尖高手。高人出手,对应的肯定不是等闲之物。那一次,只顾看那修复工艺,不太注意壁画本身。2018年深秋,在山西与河南交界处的训狐寺见到半幅壁画,反而看了个够。说是寺庙,实际上多年没有僧人往来,寺庙本身已与村舍融为一体,大殿半是客厅,禅房亦为厨房,关键是连村舍都被放弃了,整座房子塌了一半,剩下有石柱横架支撑的那一半。在那一半的墙壁上现出一幅吴道子亲绘壁画,断垣残壁上,人间烟火痕迹很浓,仍然掩盖不住那艺术光彩。

在介休后土庙那一次,其实就见过山西彩塑,像那里的壁画一样,同样由于众敦煌来的能工巧匠,转移了我们的关注点。直到前两年到长治观音堂,一进殿门便大吃一惊。不由得想起20年前在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见到的五彩悬塑观音像,那架着二郎腿,右手搭着左手,将一把兰花指使得如同弹烟灰的当今女子模样的菩萨,曾被鲁迅先生称为东方维纳斯。在长治,一座小小的观音堂,密密麻麻的彩塑菩萨像中,各种潇洒自如,各样无拘无束,各式倜傥风流,美不胜收的姿态数不胜数,那架着二郎腿的,实在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鲁迅先生平生唯一一次歇脚山西土地,在1924年从西安由渭水入黄河而回北京的日记中写得很清楚:“(八月)八日。午抵潼关,买普萸莛十斤,泉一元。午后复进,夜泊阎乡。”“九日晴。逆风。午抵画谷关略泊……”严格地说,如此匆匆连惊鸿一瞥都算不上,否则,那东方维纳斯的美名就有可能留在山西了。

关于壁画和彩塑,也是职业之便,这些年见过不少,包括在大西北一些地方,进到某些出于保护目的,只有研究者才有限准入的洞窟,看一看技艺之大美,叹一叹人世之沧桑。包括在山西亲眼所见的几处,全都冠以“国宝”。相比其他类型的“国宝”,壁画与彩塑的文化属性非常直截了当,见着了,就能体会到。

10年前,曾在《大洪山半禅记》中写道:世人皆有佛性,诸佛皆有佛性。无论哪里的壁画和彩塑,包括山西这里,画的是佛,说的是人,画的是人,说的是佛。那些居高的佛像彩塑,无一不是面相和缓,眉目细长,鼻窄唇小,瘦不露骨,肥而不腻。或立或坐或侧卧,或有所指,或有所思,无不平和端庄,慈祥安泰,令人景仰。若武当雄姿英发,气贯斗牛;若文则披轻纱如天衣,清秀端庄,气度儒雅。座前驾后,不是莲花牡丹,就是梧桐杨柳,天上地下,若非祥云彩虹,便有黄鹿白鹤。画壁之上,高堂之内,从来容不得尖嘴猴腮之怪,也见不着鸡鸣狗盗之形。虽然不全是人生常态,也不太可能是生活的真相,但一定是千年来,对人生,对生活的朴素理想。

内蒙古阴山岩画,作为人类早期的岩画之一,在长达一万年的时间里,互相连接的图像,把整座山变成一条东西长约300公里的画廊。在文字还没有出现的岁月,人类用这种方法来表达情感,交流思想。毫无疑问,壁画先于文字出现在人类的智慧当中。虽然后来才出现的文字,方便人的交流与表达,但多少年后,画还是画,看一眼就能醍醐灌顶。天下的孩子,都曾有过也必然会经历过信手涂鸦的一段小小时光,虽然那不是真的壁画,却也不敢说那种涂鸦与壁画传统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宁肯将生物解剖与人体架构等物质性的因素暂且搁置不论,用直觉去相信,在我们的基因中继续存有祖先的传统,假如远祖与高祖们在旷野之上凿石刻画,与未知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经历,就包含在看不见的基因里,那么关于涂鸦的解释也就说得过去了。



▲ 山西芮城永乐宫《朝元图》局部

陕西画家“出长安”

本报(闻逸)在纪念“长安画派”晋京展60周年之际,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



渭北山庄(中国画) 赵望云

厅主办的“出长安——陕西中国画作品巡展”日前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以“60年·从长安画派再出发”“这片黄土地·那山那水那花”“处处有生活·梦想辉映现实”3个版块,向观众展示不同时期“长安画派”代表画家的优秀作品,彰显陕西美术的成就和风貌。

展览总策划、陕西省美术馆馆长邢庆仁介绍,60年前,石鲁一行携西安美协创作展来京展出,为陕西美术趟出了一条通往外界的路,这就是后来的“长安画派”。本次展览包括“长安画派”创派画家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李梓盛的代表作,以及32位陕西画坛中国画家的百余幅作品。他表示,陕西有辉煌的历史文化,深厚的民间传统和红色革命文化。薪火相传,陕西画家在思考中探索,在创作上呈现出多元的路径。

展览题目不仅是陕西中国画的历史回望和展示,更在于展望未来、举旗前行。长安画家走出长安,走向全国,展示陕西画坛的艺术精品和探索成就,在思考和启迪中重塑新的机遇,再创新的辉煌。